

0 D Z

母语的



严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de p

de

海通



002

111



111Y11

母
语
的

遭遇

严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的遭遇/严力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21-2321-9

I.母… II.严…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408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王华萍(见习)

封面设计:袁银昌

母语的遭遇

严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321-9/I·1858 定价:1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序一

写在诗画散文的形式里

王 渝

还给我，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
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

——严力《还给我》

当你生活在英语世界的美国，书写时，用的文字是中文。笔底呈现的不但是中国人的事，甚至还是发生在中国的，不常常困惑地自问：写给谁看？笔尖对着的虚拟读者在哪里？如果得不到答案，内在推动你书写的渴望而又持续不断冲浪似地起伏着怎么也平息不了，于是一切成了本能。你也就不再追问原由地拼命地写，让意识里的、意识下的以及意识不明不暗的领域中的各种声音，以不同的调子，或独吟，或和声，或叠唱，在情绪的调动下一一流泻而出。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严力十多年来在美国写作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都静静地躺在抽屉里，至今还有不少仍在那里沉睡着。正是这种不现实的写作态度，使得严力犹如耽迷的雀类，自信自足地鸣唱着，鸣唱着。他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富有想象力的翅膀任意翱翔。

严力在没有读者的情况下提笔，作品不知不觉地进入少数海外读者的视觉范围，然后是台湾和大陆。当这本集子呈现在你的面前时，他笔耕的历程已经跨越了几千个晨昏。

写作的态度决定严力写作的风格。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先锋还是新潮,实验还是探索——这些近年来外在的喧哗,对他来说一直只存在于他的艺术创造之外。倾诉的本能,风趣的气质,敏感的天性,人生的历练以及内向的思维,才是写作的推动并且糅合铸成他独特的极具感性、行文幽默、表达新颖的风格。

严力的写作的不拘一格,特别凸显在形式上,突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这本集子中所收的一篇作品,题目就叫做《我在散文的形式里》。其实一切小说的底蕴都是散文,或许这就是严力的本意吧。《我和一星》这篇作品便是完完全全发展在散文的形式里。两个从小相识的好朋友,许多年后重逢:一个从美国回来,一个虽然呆在国内,生活却发生了巨变。联系他们的是过去深厚的友谊,也就是重逢的所在。在这个“所在”上,两个朋友都是归人,一个从遥远的空间,一个从遥远的时间归来。在这个没有高潮起伏和激情场景的书写里,吸引读者的是文本的隽永。掩卷后一些段落久久伴随着你,成为你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思索。文中从一星的出场介绍,顺手就牵带出当代流行神话,体现一种内心活动。

他叫一星。据说他父母1949年结婚后第三天有人给他父亲送来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因为找不到第二张船票,于是就放弃了去香港,留在大陆后陆续生了他姐姐、哥哥和他。于是,“文革”之后中国普遍存在的虚构是这样的:假如1949年我爷爷或我父母或我的什么离开了大陆,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早就发了。

而远行人的生活又是怎样呢？一星与“我”毕竟是相知的。

……一星给我倒一些酒说，你去美国等于“文革”时期的插队，去物质丰富的地方也是插队，因为把你从原来生活的环境里抽离出去，中断你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一样的吗？你或许会用物质的丰富来安慰自己，但你已经孤独了！你不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再年轻一次。

漫溢着诗情的《石雕的故事》，叙述生活将发生颠覆的大变动前夕，一个孩子与一对石雕之间如真似幻，充满温馨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我”年纪尚小的时候。

那是在公元1965年冬天的时候，我住在上海，我还不十分懂得什么叫预兆，尤其是政治预兆，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我也就无从谈起。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庭院式的小楼，庭院很大，庭院前面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一个人物的石雕，后面靠近小楼的地方也有一个，它们的形象虽然很接近，但不一样的是性别……

一个冬夜“我”放置在男石雕脖子上的围巾，第二天却出现在女石雕的脖子上。于是“我”为了要探个究竟，在深夜里看到男女石雕走到一块互相推让着要给对方围上那条围巾。一来为它们的相亲相爱所感动，二来由于“我”的奶奶说过它

们能护家和避邪，“我”于是建议舅舅和奶奶把两个石雕挪到一起。这样它们日夜在一起，而联合的力量也更大了。这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文中的石雕从“它们”变成了“他们”。

……我扒在窗口看他们动不动地在一起，我心里真的很矛盾，我多么想再看见它们走动啊。不过我想到自己的父母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做对了，因为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与父母拉开了地理上的距离，照奶奶的说法是工作的需要，我觉得这个需要很残忍，所以我安排了石雕的团圆。如果还有一个小石雕的话，我也会把他或她与它们放在一起。

这是一篇对童年的告别之作。开篇点出“我”有一个梦想，即是想有一台照相机。结尾处石雕被砸坏了，照相机也被砸坏了。

……我站在没有头的石雕面前，在心里对他们说相机已经坏了，而且有相机的话也不能和他们一起拍照了。

“我”童年的绝望想法，三十年后被作者自己推翻了。严力在这里用文字捕捉并拍下一组意象生动的美丽哀愁。

收在这本集子里值得谈的很多，我想谈的也很多。例如，《最高的葬礼》和《血液的行为》，前者吟唱“刑天舞干戚”的执着，表现出对死亡的不妥协，后者则让历史遗留的问题与当代商业大潮纠缠，铺展开眼前的尴尬。然而，我还是应该就此

打住,因为无论我怎么说都及不上作品本身展示的境界。亲爱的读者,当你的目光接触到严力的字句时,你一定会感觉到这本书正是为你而写。那么走进来吧,走进,诗人严力和画家严力用诗情和画意为你创建的这片文字世界。

写于纽约,2000年8月9日

序二

李子云

我第一次见到严力，离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那是在纽约华人作家艺术家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虽已去过欧洲一些国家，但来美国还是第一次。在欧洲无论在哪个国家，我都没见到过像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有这么多的华人，当然更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华人作家、艺术家——从已成名的到正在跃跃欲试的。严力在那一群人中十分夺目。那时的严力可是个精力充沛的俊朗小伙啊！他穿着一身白西装，哪怕是在纽约初秋的大雨中，他也不换下那双与衣服配套的白皮鞋。他总是面带笑容、兴致勃勃地出现在华人艺术家的各种集会上。据当时《侨报》副主编王渝介绍，他是一位参加过星星画展，也写朦胧派诗歌的年青艺术家，才来纽约不久，正在纽约的一位开餐馆的诗歌爱好者的支持下办一个“一行”诗社，编一个《一行》诗刊。刊名就很有诗意，封面则是白底上行笔的墨字，不仅朴素雅致，而且在诗情之上又增添了一层画意。大家都知道，在海外办杂志，是太奢侈的事，何况他还是初来乍到，没有什么根基，这让人很为他的执着和自信感动。

再次见面则是十年之后在上海了。其间我虽去过纽约，但每次都阴错阳差地没有见到他。听朋友们说他诗、画之途都不很顺利，虽不断有作品发表或出售，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在国外，靠写诗是难以维持生计的，而画家得以大红大紫，则需要各种机缘。还听说，虽艰难，他仍坚持，而且除诗歌、绘画

之外，他又开始写小说，还写得有滋有味，一发而不可收。

再见面时，我不得不感慨时间不饶人，不过十年，严力已经从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幻想的年青人，变成了衣饰严谨、神态沉稳而冷静的中年人。讲起十几年来在美国的磕磕绊绊的经历，他没有表现什么愤懑不平的情绪，而是非常客观地分析像自己这样以艺术为业的移民不得不面对的重重困难。不过，他也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他还在寻找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既能提供给妻子女儿一份安定的生活又不放弃艺术创作的契合点。听他娓娓而谈，我想到，他之所以写小说，大概就是想以这种最便于直接表达自己对生活感受的形式，来化解自己胸中块垒的吧。

严力的小说我虽未全部看过，但这几年——尤其是我们上海见面之后，每逢在刊物上见到，我都阅读过。这还不全是因为我与他相熟，而是他的小说确有不同于他人的吸引人之处。这种不同于他人的特点，首先就表现于他对题材的处理上。他写的仍然不外是近年来海外作家所表现的范围：个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中的种种感受，但是他处理这些题材时，去除了单纯的好奇、大惊小怪和种种怨天尤人。哪怕他的主人公在物质上或精神上濒临崩溃，他也绝不进行煽情。他对自己所选取的现象，进行从外到里的层层剖析和绵密周到的反复思考，然后予以形象化的表现。这就使得他的小说带有一种思辨的色彩。他的叙述特点还不止于此。他还在深思的结果之上再加以想象、推演，将事态的发展推向极致。有些想象简直让人觉得想入非非。但在那看似荒谬的描述中透出一种参透现实的清醒。不过他的笔调又绝不冷酷

悲观。他常常在小说的最后，给人一个出人意料之外，又具幽默感的喜剧的结尾。《歪打正着》中所写的流浪汉，穷途末路之际得到一笔意外之财，马上将生计之忧抛之脑后，置了新衣新鞋旅游去了；《一场赌出来的生命之延续》中的女赌徒，几经大起大落，最后突然悬崖勒马，想做人工授精生个孩子准备当妈妈了。这些突然的转折，令读者不禁莞尔，但又感到在荒诞可笑的后面，有一种压迫人的沉重，——这些小人物在苦中还想找乐！这就使他的有些作品具有足以让人回味之处。

此外，严力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有些小说富有诗情画意。这当然与他的画家、诗人的身份有关。其实他小说的叙述方式十分平实，有时甚至有嫌啰嗦夹缠——对事件喜欢从头道来，而且叙述中又往往节外生枝，因此时常他自己也不得不声明必须“长话短说”，赶快打住。不过他善于描绘场面，用文字传达出一种视觉效果。比如《我保证它在你脑袋里形成画面》中，他写了一位在街头拉小提琴的女人，在路口的交通灯突然坏了的紧张情况下，跑到路中央用琴弓指挥车辆来往。这个场合，既有声又有色，既生动又有谐趣。其中最精彩的是他回忆童年往事的《石雕的故事》。当年他在上海的家中，有隔着医院前后而立的男女两座石雕。“文革”开始的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他无意间将一条围巾挂到了男石雕的颈上。自此之后，他每每在夜晚如梦似幻之中看到两座石雕走动起来，在朔风中，互相推让着这条围巾。少年十分感动，晚上就再补送一条围巾给他们。不料两座石雕仍在朔风中走到一起，互相推让那条厚一点的围巾。他更加感动了，就设法让他们“团圆”在一起，并且设想要是还有一个小石雕的话，也会与他们放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美丽的梦，不久就因

红卫兵“破四旧”砸碎石雕而破灭了。反复出现于梦境的石雕,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都描绘得具有强烈的画面感。不仅有画面感,还洋溢着诗意。它让我联想到著名的丹麦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值得一说的是,严力自己拍摄的插图也很有意思,它们既配合了小说的内容,又作为表现纽约生活的补充。

严力的小说终于在国内出版了。这是对严力勤奋写作的最好报偿——在海外能有多少读者呢?更多的读者应该是在这里。祝愿他在国内得到知音。

目录

1/序一 写在诗画散文的形式里 王 渝

6/序二 李子云

1/我和一星

18/世纪末的时光锦囊

25/愉快的故事

45/母语的遭遇

60/歪打正着

70/为谁自杀

95/最高的葬礼

124/我在散文的形式里

132/一场赌出来的生命之延续

144/生活的度数

152/石雕的故事

158/新郎

172/“珍惜”题材

目

录

血液的行为/183

事事都有关联/214

历史的黑白片/224

观看礼花/246

菜单/255

胡琴的身世/283

药片和缘分/296

创造记忆/306

我保证它在你脑袋里形成画面/311

打赌/317

糊涂的墓碑/328

谈话软件/336

后记/351

我和一星

我知道人们对未来有各种各样虚构的权力,比如2010年据说可以到月球上度假或到火星上去举行婚礼,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推测,但也可以把它当做已经发生的事情写在书本里面。但是,对过去的虚构在文学上更加流行,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比如各种各样演绎帝王宫廷生活以及争斗的小说、电视剧的不断出笼。而美国好像最多的是关于美国西部牛仔时期的英雄才有类似的虚构。显然历史的长短是一个原因,中国可供虚构的历史太多了,美国只有几百年,而且记录得相当完整。对了,记录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的就有不少版本,这样也让文学人士有更多的空间进行虚构。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中国历史旁观者的老外来看,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了。先不说老外,就是中国人本身也对历史失去了兴趣,道理很简单,有很多历史处在不确定之中,尤其是许多细节性的东西,被许多大词一遮而过,历史的趣味性就此完全丧失了。我写这篇东西并不想那么严肃认真地来分析,我只是想写我的一个朋友,写写他的过去和他虚构事物的本领,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

他叫一星。据说在他父母1949年结婚后第三天有人给他父亲送来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因为找不到第二张船票,于是

就放弃了去香港，留在大陆后陆续生了他姐姐、哥哥和他。于是，“文革”之后中国普遍存在着的虚构是这样的：假如1949年我爷爷或我父母或我的什么离开了大陆，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早就发了。

时间到了1981年的上海，一星三十岁，我和他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虚构过他的父母。他是另一种虚构，他对我说：“只当我父母是1950年从香港回到祖国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写作，但有作家的思考，不过说他有作家的思考也不对，因为有太多的作家把写作当做一种拿工资的工作。1985年一星得到了一次去香港的机会，他工作单位的领导想培养他，三个名额有他一个，是去考察。一星说所谓“考察”就是单位的奖励，让你见见世面，回来要更加听领导的话，可我正想辞职呢，如果去了，回来就难以启齿了，还有一种就是在香港叛逃不回来了。他想了两天后对领导说，我要是觉得香港好，能不能就不回来了？领导说这怎么行，你不回来的话，我的官也别当了，你真有这个想法？一星说就是因为你看得起我，我才对你说的。领导于是就把名额给了另一个人。领导后来私下对他说你够讲义气的，当时你去了并且留在那里，我是毫无办法的，我这个职位也就要让出来了。所以啊，一星接着他的话说我现在想辞职，你看在我那个面子上，批准吧！

1981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过谁敢辞职，尤其是一个市区里面的大机关。领导愣了一下说理由是什么？一星慢悠悠地说想做生意，现在已经有人自己做生意了，我也想试一试。领导说还没有先例，让我打听一下再回答你。

后来他成为他们单位第一个辞职“下海”的人。他对我